


# 琉璃美人煞

中  
册

十四郎◎著

爱是一种执念，明知飞蛾扑火，也要苦苦追寻。  
她是他的魔，让他活着就像死去，希望尽数变成绝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琉璃美人煞

中

册

十四郎◎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目录

## 上册

354	329	313	291	271	247	226	197	181	161	143	118	93	73	52	27	1
.....	.....	.....	.....	.....	.....	.....	.....	.....	.....	.....	.....	.....	.....	.....	.....	.....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打击	变故	初情	浮玉岛	突袭	紫狐	一路同行	他的面具	与他重逢	重返太阳峰	告别青葱岁月	簪花大会(下)	簪花大会(上)	珍珠事件	捉妖	下山	无心璇玑

# 目录

## 中册

710	677	626	577	528	478	429	379
……	693	……	601	……	503	454	……
……	……	652	……	554	……	……	……
……	……	……	……	……	……	……	……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华梦骤裂	伤离别	暴乱	皓凤	情迷	情切	幽闲	魂兮归来
							灵兽腾蛇
							执子之手
							情人咒
							危弦
							不周山
							此情须问天
							柳意欢

# 目 录

## 下 册

1060	1041	1000	970	942	915	888	863	846	826	802	788	769	749	729	
……	……	……	……	……	……	……	……	……	……	……	……	……	……	……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第三十九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三章
忘却三生	罗睺计都	我本琉璃	诸神	狐逝	神巫	昆仑山	重振雄风	均天策海	天神降临	花开万景	众里寻他千百度	凤凰于飞	身世	无支祁	与君共赴黄泉



第十八章  
柳意欢

当被软香酥迷晕的那些浮玉岛弟子，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屋内空空如也，急急忙忙赶去向诸位掌门汇报的时候，璇玑他们早已游过大海，御剑飞往救助亭奴的途中了。

此刻璇玑鼻头通红，揉着眼睛，到底一夜没睡，大晚上的又费劲在海里游了一个多时辰，上岸后又马不停蹄御剑飞行，就是铁打的人也有些吃不消。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找亭奴？”她问完，突然鼻头一痒，连打好几个喷嚏，差点儿从剑上摔下去。

“哧……肯定是爹爹在骂我们……”她吸了吸鼻子，红彤彤的鼻头和眼睛，看上去越发像一只小兔子了。

紫狐趴在她肩膀上，柔滑的皮毛随风飘动，漂亮又神气，听她这样说，便道：“我看未必是你爹爹在骂人，你可要小心点儿，别生病了。”

她想了想，觉得这话太亲密，便哼了一声，又道：“要是病了，耽误去救亭奴，就是你的错！”

璇玑不以为意，抬手拍了拍她毛茸茸的脑袋，好像在拍一只闹脾气的小狗狗，淡道：“放心啦，我一定会把他找到的。”

紫狐厌恶地把脑袋别过去，气恼极了：“小丫头不分尊卑！狐仙大人的脑袋也是

你能拍的？”

璇玑不顾她吱吱呱呱乱叫，又揉了揉她软绵绵的耳朵，笑道：“为什么不能摸？你本来就是一只狐狸，狐狸就是让人摸的。”

她肚子上的道理永远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狗狗猫猫是用来摸的，为什么狐狸也是让人摸的呢？

紫狐尖尖的嘴巴一动，本想和她争辩两句，忽然鼻子嗅了两下，急道：“快！下去下去！我好像闻到味道了！”

众人急忙降下云头，只见脚下是一大片城镇，远远望去亭台楼阁，甚是华美，比先前的钟离城气派了许多。

禹司凤眼睛一亮，笑道：“这里是庆阳，我以前来过，还有故人在这里呢。”

紫狐一个劲儿拍着耳朵，吱吱叫道：“你来过那可再好不过了！这里有亭奴的味道！太好了，青耕和当康也在！亭奴一定没事！快下去找他！”

众人依言落在半里外的荒山野郊，步行前往庆阳城，毕竟御剑降落在人烟众多的地方容易引起骚动，所以一般修仙者都会选择偏僻的地方御剑飞行。

璇玑凑过去问紫狐：“青耕和当康是什么？”

紫狐白了她一眼，大尾巴一甩，从她肩膀上跳下，一面妩媚十足地往前走，一面道：“还以为你多厉害呢，这个都不知道……哼！亭奴是很老很厉害的鲛人了，身边当然有豢养的妖物，时刻保护他为他做事。青耕和当康就是他的宠物嘛！”

璇玑奇道：“他很老很厉害吗？那怎么会被你抓住关起来？”

紫狐顿时无语，支吾了半天，忽然恼羞成怒，急道：“我是拜托他帮忙！谁说我抓他了！再说……他住我那里反而更好！省得一些不相干的神仙妖怪总来找他麻烦！”

“神仙妖怪为什么要找他麻烦？”璇玑很不会看眼色，还在问。

紫狐气呼呼地瞪着她，为什么为什么，她还有完没完！

“他……他以前遭人陷害，被通缉了一段时间，虽然后来榜单撤下，但仍有许多不解事的东西来烦他。你别问那么多了，人家的事情，你问了干吗？”

璇玑很无辜：“明明……是你自己和我说的……”

人说狐狸善变，真是一点儿不假。本来就是她自己说得欢，她也不过凑个热闹来听，这会儿怎么变成她的错了？

“你真讨厌！”紫狐又气又羞，就算是铁做的罩门，被她这样乱戳，戳啊戳，也破了。她就知道天下长得好看的小姑娘，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阴险狡诈得很。

她尾巴一甩，转身滴溜溜跳上禹司凤的肩膀，两只爪子抱住他的脖子，防止自己掉下去，一面不怀好意，一面娇滴滴地说道：“这么讨厌的小姑娘，谁喜欢谁就是没长眼睛！”

禹司凤淡淡一笑，没说话。

“你笑什么？”紫狐对少年男子立即和颜悦色起来，眯着一双妩媚的眼睛，伸出舌头在他脸上轻轻一舔，虽说她没胆子做什么采阳补阴，但这么个极品少年放在眼前，不占点儿便宜实在和自己的本性不合。上次好事被人打断，她到现在还有些扼腕呢。

禹司凤摇了摇头，抬手抓住她的大尾巴，轻轻提了起来。

紫狐吱吱呱呱乱叫：“你要干什么？臭小贼！老娘的尾巴是你能抓的吗？！放开放开！”

还没叫完，就被禹司凤塞进了宽大的袖筒里。

“这里黑糊糊的，透不过气！”她用爪子抓了抓袖口，硬是给她刨出一个洞来，把尖尖的嘴巴伸了出去。忽然尾巴被什么冰冰凉的东西给缠住了，一股大力把她往回拉。

紫狐急忙回头，只见袖子里黑咕隆咚，里面有两点鬼火般的眼睛，盯着自己看。她猛然闭上嘴，只见一圈银光闪烁的蛇尾缠了上来，从尾巴到大腿，然后冰凉的芯子吐在了她的鼻子上……

“她终于不嚷嚷了。”钟敏言抹了一把汗，一路上就听紫狐在那里叽叽呱呱，虽然她声音很好听，但总是在聒噪的狐狸还是很烦人的。

“啊啊啊啊啊啊！蛇！是蛇!!!”

尖厉的叫声从禹司凤的袖子里传了出来，紫狐在里面死命扒啊扒，哭爹喊娘。

“蛇蛇蛇！”

禹司凤微微一笑，拍了拍袖子，轻声道：“小银花，温柔一点儿，要和睦相处。”

钟敏言捂着耳朵，浑身冷汗地看着禹司凤唇边淡淡的笑意，忽然觉得招惹谁都别招惹这个人。

很可怕！

就这样一路吵吵嚷嚷，庆阳城就在眼前了。



庆阳可以说是西边这里最大的一座城池，比先前的钟离城繁华气派了不知多少倍。

这一路下山历练，经过的城市一座比一座华美，遭遇的事情也一件比一件离奇，虽然璇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做所谓的“开眼界”，但不知不觉中，他们好像确实学到了很多。

所以这次来到的庆阳城虽然大，他们几个再也没有像当初在钟离城那么花痴，乡巴佬似的扒在各种建筑前看了。

禹司凤对这里熟门熟路，很快就找到了客栈，众人安顿下来，先回房叫了热水洗澡，换下一身结满盐巴的衣服。他们几个连夜逃离浮玉岛，在海里游了半日，上岸之后又怕被人追上，气也不敢喘一下，着急忙慌地御剑飞走，直到现在才稍微歇息下来。

璇玑早就困得眼皮都睁不开，洗好澡连头发也来不及晾干，倒头就睡。禹司凤他们还强撑着，坐在楼下喝酒聊天。

钟敏言见他袖子里安安静静，再没半点儿声音，不由得担心道：“你的小银花有毒吧，别把这狐狸咬死了，咱们可去不成不周山了！”

禹司凤没说话，旁边的若玉笑道：“敏言，那可是修行上千年的狐妖，小银花是还没成精的灵兽，毒不死的，不过吓唬吓唬她罢了。”

钟敏言打了个哈欠，他也是差不多两天两夜没睡觉，满脸疲色，但心中有事，总挂念着，就是睡了也不安稳。

“那狐狸不是说这里有亭奴的味道吗？快把她叫出来问问，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找到他。”他拿根筷子在碗上叮叮当当敲着，很是不耐烦。

禹司凤把袖子一甩，缩成一团的紫狐从里面咕咚一下掉在了椅子上。她双目紧闭，身上还缠着一根手腕粗的银蛇，两个动物都是一动不动，不知死活。

“死了?!”钟敏言手里的筷子吓得掉在了地上。

禹司凤还是不说话，伸手把软绵绵的小银花抓起来，它懒懒地抬头看看主人，在他手腕上依恋地蜷了起来，又躲回袖子里睡大觉了。

“你要是再装死，我们可不救亭奴了。”

禹司凤淡淡地说着，话音刚落，那只狐狸就生气勃勃地跳了起来，刺溜一下钻进他怀里，爪子在他胸前挠啊挠，又哭又叫：“你这个没良心的小贼！小贼！臭小贼！居然这样折磨我！”

禹司凤抓着她的后颈皮，把她提起来，这只毛茸茸的动物仍不服气，四肢使劲儿地折腾，充满一种“我要抓死你”的气势。

“你不是说闻到了亭奴的味道吗？他是不是在这座城里？”

紫狐一哭二闹三上吊，折腾了半天，发现对方根本不理睬自己，只得偃旗息鼓，恹恹地抹着眼泪，委屈道：“我怎么知道……刚才在上面能闻到他 and 青耕的气味，可是到城里味道又没了。”

“喂喂喂！你不带这样耍赖的！骗人也找个好借口吧？”钟敏言又开始愤怒地敲起瓷碗。

紫狐对他可没那么客气，把尾巴一卷，高傲地哼道：“我用得着来骗你们这些臭小子吗？没闻到就是没闻到，而且不但闻不到亭奴的味道，其他很多味道都闻不到。这里大概住了一种气味很重的妖，把别人的味道都盖住了。”

“又是妖！怎么到处都有妖！”钟敏言现在一听到“妖魔”两个字，脑袋就有三个大。

“依你看，那是什么妖？会害人吗？”禹司凤低声问着。

紫狐耳朵动了动，摇头道：“我不知道。其实很多妖修成人形之后，就喜欢和人一起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难道是妖就一定会害人？”

钟敏言懒得和她扯那么多，急道：“罢了罢了！该我们要做亏本生意。司凤，咱们先把这味道很大的妖赶走，再找亭奴吧！”

禹司凤沉吟半晌，忽然道：“我有个想去拜见的人，就在庆阳城。除妖的事情，我希望等见过他之后再说。”

每个繁华的城市总有一些阴暗的角落，轻易不会让人发现。那里聚集了所有的乞丐、地痞、赌徒、通缉犯……很简单，好孩子是一辈子都与他们无缘的。

禹司凤说要去见一个人，听他那尊敬的语气，众人以为必定是个世外高人，说不定还穿着白色长衫，手里端着竹制茶杯，里面的茶色犹如绿玉一般。谁知他竟带他们在城里拐来拐去，最后来到这么个鬼地方。

钟敏言见这里屋檐低垂，巷子窄得只容一个人侧身过，地下污水垃圾乱七八糟，臭不可闻，当即就皱起了眉头。

“司凤，你那个故人……难道住在这里？”他还不太相信。

璇玑见巷子里还有好多岔道，许多人也不管地上脏不脏，就大大咧咧地蹲坐在那

里，有的闲聊有的叼着烟斗，见到他们这一群衣着整洁、容貌俊俏的少年男女，一个个眼睛都看直了，很有那么几个人眼神淫邪，时而吹一下口哨，说两句胡话。

“什么叫兔儿爷？”璇玑耳朵尖，早就听见他们那些不正经的话，转头去问禹司凤。

几个少年都是一呆，又尴尬又恼怒。钟敏言哼了一声，禹司凤装作没听见，若玉只得干笑道：“这个嘛……市井荤话，知道了也没意思。”

璇玑见那些人大口抽烟，喷出来的幽蓝烟雾随风飘过来，带着药石的芬芳，还挺香的，那味道有点儿像少阳派仲阳峰那里的丹房炼丹药的时候散发出的氤氲香气。

“是五石散！”钟敏言脸色微变，急忙捂住鼻子，见璇玑还抬头去闻，急忙一巴掌拍向她的后脖子，“傻瓜！那是有毒的！上瘾之后就人不人鬼不鬼，你还嗅什么！”

璇玑被他打得“啊呀”一声，后脖子上痛麻一片，不由得捂着痛处，既无奈又郁闷地看着他——他肯定是故意的，还记恨那晚输给她一两银子，这是标准的报复！六师兄一向小气！

钟敏言咳了一声，掩饰心虚，见禹司凤来到一座破烂的屋门前，抬手敲了两下——那门很虚弱地被他敲倒了，咣当一声摔在地上，顿时污水溅了老高，吓得众人急忙跳起来躲。

“喂！我说你那个故人不会真住这里吧？！”钟敏言忍不住了，这地方怎么看怎么不正经，司凤的那个故人，不会是个大坏蛋吧？

禹司凤眉毛都没动一下，很自然地踏着腐朽的门板走进，里面是个同样破烂的小院子，种着两棵快要枯死的松树，周围堆了许多他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家具和杂物。

“敏言，人不可貌相，世外高人，那个……做事一向不按条理……”

若玉费力地为他开脱，冷不防脚下咯噔一声，门板被自己踩空了，他半只脚都浸在污水里，只惊得脸色都绿了。

禹司凤在里屋的门上敲了两下，结果里面没半点儿声音。他有些不甘心，用力再敲——还是没反应。他急了，抬脚就把门给踹飞了，厉声道：“柳意欢你给我滚出来！”

又一扇可怜的门死在他脚下，屋里依然静悄悄的。众人忍不住好奇，探头往里面看，只觉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里面简直不能叫人住的屋子，应当叫“猪圈”，或许猪圈还比这里干净清香一些。

这下连璇玑也受不了了，捂着鼻子倒退好几步，差点儿被熏得眼冒金星。禹司凤在屋里仔细看了一眼，确定了没人，只得抽身出来，把那扇裂开的门扶起来，勉强搭在门框上让它继续履行身为“门”的职责。

大概是他们的声响惊动了隔壁的人，一个老者扶着拐杖走过来，道：“要找意欢啊，现在这时辰，估计还在河边画舫里睡着哪！你们不如去那里找他。”

画舫？众人都有些奇怪，这玩意儿应当是只有有钱人才能上去的，看这个人的家简直一贫如洗得不行了，大概老鼠都不愿光顾，他居然有钱去画舫睡觉？

禹司凤的脸色大变，急道：“所谓的画舫……莫不是娇红坊？”

那老者露出很猥琐的笑容，一副“我就知道你们几个年轻人不学好”的样子，嘿嘿笑道：“庆阳的画舫，除了那里，还有更出名的吗？”

禹司凤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恨恨地哼一声，只得转身出去。

璇玑悄悄去问若玉：“娇红坊是什么东西？有吃的吗？”

若玉为难地想了很久，才干笑着解释：“这个嘛……大概、也许、应该……有的吧……不过……那里不是什么好地方。”

那里自然不是什么好地方，因为娇红坊是庆阳最有名的妓院。有名之处不在于里面的妓女绝色，或者服务周到，而是因为那里面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哪怕你是隔天就要杀头的囚犯，什么样年纪容貌的女人都可以做妓女——哪怕你是年过七十的老妪，最关键的是，这里价格低廉得让人无法想象。

禹司凤他们找过来的时候，除了懵懂的璇玑，每个人的脸色都可以用五彩缤纷来形容。

钟敏言好不容易躲过一群莺莺燕燕的凤爪，脸上还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亲了一口，留下一团胭脂印，看他的样子，简直恨不得脱一层皮似的，急得汗都冒出来了，连声道：“找不到就算了！回去吧！”

璇玑刚才被一群好心又热情的美女姐姐们抱了又抱，亲了又亲，说她可爱。她说一声“饿了”，立即有人给她端过来一盘点心，她很厚脸皮地接过来吃了，还蛮好吃的，于是她觉得这个娇红坊很有意思，是个好地方。

众人上了画舫二楼，当头就一个龟奴满脸堆笑地迎上来，紧合合地招呼：“哟，几位少爷面生哪！不是本地人吧？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别客气，只管当做是自家！”

说完见璇玑手里端着点心，一面吃一面四处看，她容貌秀丽，肤色莹白，当真是

罕见的好货色。那龟奴眼睛顿时亮了，一面赶紧凑过去嘘寒问暖，一面又问：“姑娘，娇红坊从来不苛责这里的姑娘们，客人的打赏、酒水的分红，一概归她们自己。姑娘他日有兴趣了，随时可以考虑过来……”

禹司凤不等他继续胡说八道，便冷然道：“我们来找人。”

那龟奴这才发觉他们几个腰间都佩剑，面上杀气重重，想必是跑江湖的，当即不敢再聒噪，只赔笑道：“好说好说！这位少侠要找谁？”

“柳意欢。”禹司凤这三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听起来更是杀气十足，只吓得那龟奴腿软，连声道：“小的不知道……各位大爷请自便……那啥……不用客气……”说罢连滚带爬地跑了。

没人带路，众人只得自己一间一间地搜，当中也不知撞破了多少生意，光是那些光着身体的妓女们的尖叫声，就足以让他们耳鸣三日。

一直搜到二楼最后一间雅房，禹司凤的脸色早已和青菜一样青了，他根本懒得敲门，直接一脚踹破纸糊的门，不出所料，里面又传来妓女的惊呼声。

然而那惊呼声还没下去，却听一个懒洋洋的低沉声音响了起来：“吵死了，女人没事就叫啊叫，生了一张嘴，除了吃饭就是叫。”

禹司凤一听这声音，登时长长出了一口气，板着脸，踩着门板走进去，冷然道：“你又来这种地方！叫我好找！”

众人一听这话，晓得是找到正主了，个个都迫不及待跑进去看看他们花了大半天工夫找的到底是个什么人。

璇玑动作快，先溜了进去，只见屋正中铺着一张羊毛地毯，上面放着一个矮脚桌。桌后半躺半坐着一个长发男子，头发也不束起来，乱七八糟地垂在肩膀下，连眉目都遮挡了大半。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袍子，胸口敞开大半，甚是雄伟。

见璇玑一直盯着自己，那人忽然抬头看了她一眼。他这样懒散无赖的一个人，目光居然锐利如刀，一扫过来，竟让璇玑瞬间感到头皮发麻，不由得退了一步。

禹司凤走过去坐在他对面，这无赖男人身边还战战兢兢地趴着两个妓女，似乎是想逃的样子，却被他一手搂住一个，逃也逃不掉，只能惨兮兮地发抖。

“我找你有事。”禹司凤淡淡地说着，随手剥了一颗葡萄塞嘴里。

那男子——应当就是柳意欢，懒洋洋地撑坐起来，对后面呆滞的三人招了招手：“一起过来坐，别客气。来……吃水果！”

他那种姿态简直就是把妓院当自己家，两旁的妓女趁他招手，赶紧溜了。璇玑三

人也只得坐了过去，呆呆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

那人撑着脑袋，定定地看了一会儿禹司凤，啧啧两声，咧嘴笑道：“不错，面具被摘了。我还要恭喜你哪！”说罢又朝璇玑那里看去。璇玑是一见有吃的就很镇定，正听话地拿着一串葡萄往嘴里塞。

必然是她了。柳意欢微微一笑，在桌上轻轻一拍，大喊道：“好！说吧，你这样大费周章来找我，为了什么事？”

禹司凤轻声道：“麻烦你开一下天眼，我们要找一个鲛人。”

“哗！天眼？！”柳意欢夸张地做了个手势，“你以为开天眼就像吃葡萄那么容易？”

他见禹司凤纹丝不动，定定地看着自己，只得耸了耸肩膀，叹道：“那……什么鲛人值得我去开天眼？就我所知，你们这一派早就……”

“是朋友。”禹司凤打断他的话，“很重要的朋友。”

柳意欢哈哈一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往门口走去，众人也急忙跟上去，一凑近就闻到他身上一股刺鼻的酒臭，忍不住纷纷捂着鼻子让开。

“小凤凰，”柳意欢笑着一把揽住禹司凤的肩头，把他带得一个踉跄，一头撞在自己的胸口上，“你要我开天眼，不光是为了看鲛人那么简单吧？”

他问得很小声，似乎晓得有人耳朵尖能听见，还用手捂住。

禹司凤没说话，脸色却有些微妙的变化，苍白的脸颊居然有些泛红，那种既俊秀又青涩的模样，惹得柳意欢一个劲儿去捏他的脸，捏成各种稀奇古怪的形状。

“好好，我知道了……小凤凰还要看看自己的事情。”柳意欢躲过他挥上来的拳头，嘻嘻哈哈地飘下楼了。

钟敏言他们尴尬地凑过来，干笑道：“司凤……你那个故人……他呢……”

他看起来好像比流氓还流氓，比酒鬼还酒鬼，比地痞还地痞……再看看禹司凤，干干净净的青袍，从头到脚又清爽又整齐，完全是一种优质俊秀的好孩子典范，居然会有这种朋友，真让人想象不到。

禹司凤笑了笑，说道：“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别看他这样，其实是个热心的好人，而且本领很大。要找亭奴，还有接下来去不周山的事情，先来找他都是没错的。”

“哦……”既然他这样说了，那么只好姑且相信一下。

谁知下楼后，只见柳意欢被一群龟奴婊子围住，在那里大声嚷嚷着，也不知吵些

什么。那柳意欢醉眼蒙眬，笑吟吟地听那些人叫喊，听得一会儿，便回一句：“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和气生财的道理也不懂？”说罢大手一伸，将一个花容失色的妓女揽在胸前，低头在她脸上重重地亲一口。

那花枝招展的老鸨却嘟着一张血盆大口，口沫横飞地拿着小算盘与他算账，咄咄逼人：“我说柳大爷，今儿一声大爷叫出来您也不觉着寒碜！您老也是咱们这儿的常客了，和气生财用在您身上那就是废话。您时常赊账那也罢了，今日还招了一群恶狠狠的强徒来我这里砸场子，我这要是再和气生财，多少个场子都给您砸喽！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一口把账都算清，把赊的钱都掏出来，不然您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

柳意欢只是笑，很不在意的模样。后面几个年轻人见老鸨这样蛮横，不由得齐齐走来，禹司凤皱眉问道：“他欠了多少钱？”

老鸨见是个俊秀少年，不由得一呆，一旁的龟奴赶紧低声告诉她此人就是今天带头来闹事的强徒，她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强笑道：“银子倒还是小事，我们这里做的也是小本买卖，像他这样几月一赊账，老本都要赔光……”

禹司凤懒得听她啰嗦，冷然道：“到底多少钱？”

龟奴急忙取了账本，颤巍巍地算账，最后报了个数：“连着这三个月的酒水花娘，一共是五十七两四文八钱。”

禹司凤从怀中取出一颗明珠丢在桌上：“这东西足够他再来三个月的。莫要再嚷嚷，我们有急事，快让开！”

众人见那明珠璀璨剔透，知道是极品，忍不住眉开眼笑，急忙让出大道来。柳意欢哈哈大笑，得意洋洋地迈开步子摇摇晃晃往外走，好像掏钱的大爷是他自己一样。

璇玑肚子饿得咕咕叫，先前若玉说这里有吃的，她以为大家会在这里吃一顿，谁知这么快又要走了，那早饭怎么办？回头见对面桌上放了一篮精致的点心，她盯着看了半天，一旁几个妓女急忙提了递给她。璇玑心满意足，回头对她们很友好地笑了笑，摆摆手，当做告别。

柳意欢出了大门，又勾住禹司凤的脖子，笑着低语：“这帮东西没眼色，那深海明珠是个极品吧？虽说离泽宫最不缺的就是明珠珍珠，不过那等极品给他们也是浪费，回头我帮你偷出来。”

禹司凤淡然道：“不用了。不过你这种毛病，也当改改。省得……”

他说了一半却不说了，柳意欢露出很猥琐的笑容，在他脸上轻佻地一捏，笑道：“小凤凰是为我担心？这么多年没见，小粉团变成了大粉团，心地倒一点儿没变，好

得很哪!”

禹司凤推开他的手，懒得与他这种无赖劲儿计较。后面几个人知道他一向是个冷淡高傲的性子，如今竟被一个大无赖当做女子一般戏弄，他居然不恼，不由得纷纷咋舌。

回到他的住处，还是那么破旧阴暗，柳意欢苦笑地看着自己被人踹破的门，叹道：“这两扇门好歹还有些功用，你倒粗暴得很！”

“不要废话。”禹司凤扯着他进屋，回头对钟敏言他们招手，“进来，我引见一下。这位是我的……亦师亦友的旧识，柳意欢柳大哥。”

还没说完，他就被柳意欢在脸上轻佻地又捏一下，那无赖干脆贴着耳朵，低声道：“什么叫旧识？小凤凰太没良心……啊——”

他惨叫一声，原来是被禹司凤一拳打中鼻梁，痛得捂着鼻子蹲在了地上。

很显然禹司凤对他这种无聊的举动早已习惯了，脸色不改，继续介绍：“这位是我的同门，若玉。这两位是少阳派的弟子，褚璇玑，钟敏言。”

“哦哦……天下五大派的弟子……荣幸荣幸啊……”柳意欢捂着鼻梁，鼻音浓重地说着。

众人见他这种模样，招呼也不是，不招呼也不好，只得随意抱拳。冷不防他忽然凑上来，在每人面前停一下，仔仔细细从头到脚看一遍，看到璇玑的时候，还要伸手去摸，吓得她愣愣地退了好几步。

“呃，不用怕……啊哈哈。”他干笑两声，摸着下巴，又道，“这位是……若玉？哦，是你同门？”

若玉眼神微微一变，跟着却笑道：“若玉见过柳大哥。”

柳意欢只是呵呵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不过聪明人往往不会做好事，可别聪明过头喽！”

若玉风轻云淡地笑道：“柳大哥的话很深奥，若玉不解。”

“不解就不解吧！啊哈哈，总有解的那天！”

柳意欢摆了摆手，走到钟敏言面前，和他大眼瞪小眼，看了半天。钟敏言被他看得浑身发毛，又兼他身上酒臭酸臭什么味道都有，他憋呼吸憋得脸都快绿了，只得板着脸冷道：“你、你看什么？”

柳意欢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才淡道：“我看一个傻瓜，空有一腔热血真情，最后



却被人骗。”

钟敏言心中一凛，狐疑地瞪着他，谁知他一爪子抓上来，拍在他额头上，很疼，耳边听他低沉的声音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分得清还好。分不清，那就是你的命。”

“什么东西！”钟敏言捂着额头，痛得他想发飙。

柳意欢再也不理他，又绕到璇玑面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半天，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璇玑毛骨悚然不说，就连禹司凤也忍不住低声叫他：“柳大哥！”

柳意欢冲他摇手，又看了一会儿，才道：“不得了啊……这小丫头……”

璇玑奇道：“怎么个不得了？”

她见这人神秘兮兮的，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像是警告像是预言，不由得好奇他会对自己说什么。

柳意欢摸了摸下巴，口水都流了出来，好像眼前这个少女不是人，而是用黄金宝石堆出来的值钱物件，他的眼睛充满了一种见钱眼开的神采，亮得吓人。

“唔，不得了嘛……就是不得了。”他喃喃地说着，“你这个人，危险得很，以后要出大事的。”

什么意思呀？璇玑一头雾水。柳意欢笑道：“天机不可泄露。来来，小凤凰，让我看看你。”

他把禹司凤扯到面前，定定地看了一会儿，最后却微微一笑，低声道：“你这个傻子，何苦空欢喜一场？”

禹司凤脸色一暗：“我以后……不好吗？”

柳意欢摇了摇头：“好或者不好，别人怎么说呢？你自己最明白。”

说完他用力一拍手，用脚把周围的垃圾使劲儿踢开，空出一个空间，一屁股坐下来，笑道：“镜中花，水中月，一场虚空，一个劫而已。来来，不用愁眉苦脸的，都坐下。我看你们几个，都是做大事的人呢！”

众人见地上脏兮兮的，根本没地方坐。而他刚才说的一番话，似明非明，便觉得此人深不可测。此刻竟不敢忤逆了，只得蹲下来。

柳意欢又道：“那个鲛人嘛，就在城里。不过要把他救出来，需要费点儿工夫。所以，不能急。”

回到客栈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鉴于禹司凤“诚心”的邀请，柳意欢也大摇